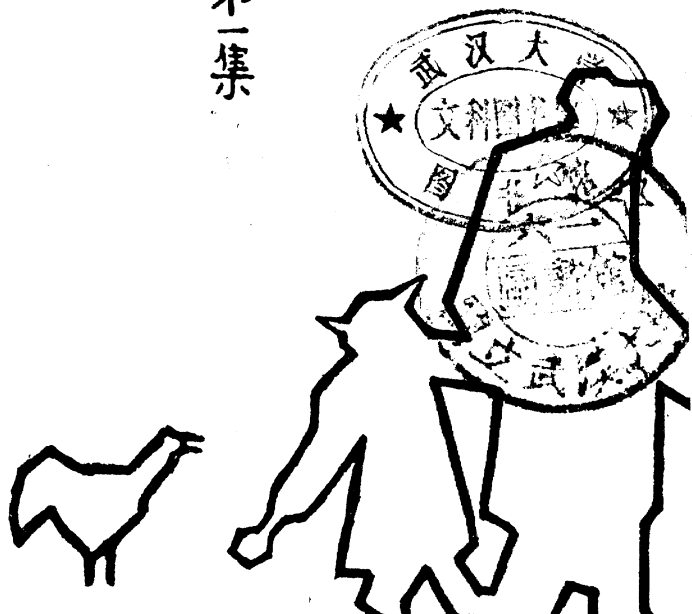


浙江歌謠

第一集



洪亮著

浙江歌謠

上海女子書店出版

自序

意國韋大列 (Vitale) 的北京歌謠序文上說：『在中國民歌中，可以尋到一點真的詩。』又說：『這些東西雖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學的人所作，却有一種詩的規律，和歐洲諸國類似，和意大利詩法，幾乎完全相合。根於這些歌謠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種國民的詩，或者可以發生出來。』

依照上面韋大列這段話看來，的確，歐洲各國，對於歌謠的重視，是無可諱言的。然而，中國歌謠的重視，到現在還不過十餘年。自民國七年，周作人先生等提倡以後，到了民國十一年，他

又從日本歌謠集裏選錄四十首日本俗歌到中國以後，國人才注意歌謠。同時，中國的新詩（白話詩），也就在這個時期漸漸地興盛起來，這的確可以說是歌謠的功勞。

其實，中國的歌謠，早已萌芽了。不過，一般人都是忽略了的

。如康衢童謠：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東漢董卓時的童謠：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漢歌謠：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如魏時的童謠：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鳳樓閣望崔巍。清風細雨雜沓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吳王夫差時的童謠：

「梧宮秋，吳王愁。」

越謠歌：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登，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除了以上幾首，還有許多的歌謠。並且，數千年來編做教課書讀的那部鼎鼎大名的詩經呢？我們不曾看過禮記王制中所謂：

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如果，詩經這部書，
「大部分不是民間真情的口頭流露的歌謠，試問禮記所謂「……
觀民風」這三字，從何處說起呢？我們讀了十五國風：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檜，曹，豳。」

以後，更可以證明這些是純粹的歌謠。不過，當時周朝用詩來教化人民的。何休公羊註云：

「……詩有貞淫美刺，市賈有貴賤質移；觀之：所以見風俗之美惡……」

也就是孔子所謂：

「溫柔敦厚，詩教也。」的意思。

說到現在，採集歌謠和研究歌謠的人增加了，實在很可抱樂觀！對於民俗學 (Folklore) 已提創很多。然而，一部分人還以為這些是牧童們所唱的材料，而帶點鄙視的態度；有甚麼多大的意思呢？這真吾浦的歌謠所謂：

「九癩十強，日頭要爭到西方上。」

如果我們真正要明瞭歌謠的意義，下面這幾種根本要素，不可不曉得的；我以爲。

(一) 歌謠是民衆的真情流露……我們既然明白人爲「萬物之靈」，而富於「理智」和「情感」的動物。自然有時要發生「不

平之鳴」，自然界也是這樣。如韓昌黎所謂：「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就是這個意思，何況人類是具有情理的動物呢？

(二) 歌謠是民衆的生活表現……在上面已經說過：「歌謠是民衆的真情流露」，那嗎，這種真情流露：自然離不開人們的「生活」。但因生活的各種情形不同，所以各方面的關係，也自然複雜了。今述數種於下，以知其大概情形。

(A) 家庭……假如一個家庭不和睦，或由舊禮教和經濟等的壓迫，在這時，因為忍無可忍，所以只好唱成歌來發發自己所受的氣，或由別人唱成的。關於這種歌謠，大概婦人們的事實最多，

而尤其是媳婦被公婆的虐待。如吾浦的媳婦歌云：

養媳婦，

該吃苦。

日裏織了一個丈頭布，

夜裏紡紗紡到半夜多；

實在餓勿過！

開開廚門喝口冷菜滷。

公公話阿食了精肉夾蘿蔔，

婆婆罵阿偷食貨；

公公原是食酒棍，

婆婆原是雌老虎；

巴掌吃了三百多，

幸虧隔壁二伯婆。

大娘大娘勿投河！

廿年媳婦廿年婆，

再過廿年做太婆。

又如黃菊花一首云：

黃菊花。

白菊花。

有奶勿可許給小人家！

小家媳婦真難做：

前門椿米公公望，

後門椿米婆婆望；

婆阿婆：

你也勿要望！

媳婦家裏黑漆臺門白火牆。

銅溝堰。

鐵明堂。

金漆屋柱銀鑲鑽，

勿來偷你這粒白米養爺娘！

(B) 社會……某個時代的社會不良，自然也要發出不平之鳴。如古代韓憑妻的烏鵲歌，也是爲惡劣無法保障的社會而鳴不平。其歌云：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再看列女傳中的琴歌（齊人杞梁妻作）云：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這首歌的內容，含有多少的深意！如果不是當時萬惡的社會（戰爭），他的丈夫也不會戰死在城下，琴歌也無從做起了。再看吾浦的十二月接奶歌（五十九）以後，的確，中國現今的社會，

一般鄉下的婦人，猶如男人般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麼情形相似。如果要真正享受一點閒暇時的家庭快樂是很少的。由此更可以證明中國的國家，還是「生產落伍者」的國家，把人生當作機器，全爲謀生活而工作。又如虐待婢女一事，看後更可明白。

浦江奶婆歌：

奶婆精！

三日不打上銅青。

奶婆骨！

三日不打游蛇歪。

(C) 政治……因政治的關係而唱爲歌謠的也自然不少。如蜀時童謠：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順帝末時的童謠：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又如現在吉林所流行的：

東海裏，

日本人，

借名進兵保彈春：

裝電話，

設警兵，

燒韓民，

無禮要求欺負人。

再如山東凌縣民歌：

東洋鬼，

真是兇；

五月三日出了兵，

佔了山東濟南府，

五三慘案這才成。

勸同胞，

拿着快槍去當兵，

戰線前頭拚命爭！

現在我還要加一首最近的浦江新歌謠看看：

日本老，

太無道！

自從看想中國好，

五十餘次侵中華。

割了琉球台灣朝鮮還勿夠，

還要生起五卅濟南慘案等來補湊。

自從九月十八佔領滿洲後，

還要佔領上海來補湊。

飛機亂頭飛，

炸彈亂頭彈；

彈破房屋幾千間，

彈死百姓好幾萬；

日本老，

罪當殺！

破壞國際公約法，

辯來辯去真奇怪；

我中華，

好同胞！

切莫忘了九月十八號！

大家起來抵抗牠！

牠！牠！牠！

日本老!!!

以上這幾首，都是因政治上的關係而唱成的。

(D)教育……有許多兒歌，完全爲兒童練習發音，並使他認識許多事物，爲將來入學時的預備。如下面這一首：

天上：星！斗！

地下：豬！狗！

塘裏：菱！藕！

兒童：爬！走！

媽媽房裏：茶！酒！

山裏：松蔀生成糾！

這首歌，如「天」「地」等可以認識事物。「星」「斗」「豬」「狗」「菱」「藕」等，不但能夠認識事物，並且可以練習發音而易記憶；實在對於兒童教育非常適合。

(E)遊戲……能夠使兒童發出濃厚的興味，所以遊戲的歌謠，時時帶些滑稽的性質，或專為一般人的遊戲而作。

(F)愛情……歌謠是民間的作品，他們除了工作之外，自然免

不了男女間的曖昧，而流露出他們的情感來。

(G) 諷刺……是帶些輿論的性質，如嘲前清老童生一首（七十九）。

(H) 事物……能夠明瞭各地的風俗和情形。

以上這幾種，可以說歌謠實質的解剖。

(三) 歌謠是文學的起源……我們曉得每個國家，當文字未發明的時候，而歌謠早已流傳了。到了文字發明以後，一部分的歌謠便成爲詩。以後「詩」和「歌謠」漸漸地分離了：一部分成爲貴族式的文學，一部分成爲平民式的文學；前者的代表是「詩」，後者的代表是「歌謠」。一般人以爲詩是文學的起源，其實歌

謠纔是文學的起源；不過，那時還沒有形式替牠表示出來吧！

(四) 歌謠是詩歌的主體……這段話說起來是很長，同時要攀連到「詩歌的原理」上去，但我們可以簡單的說：詩歌的主要條件，不外兩種作用：

(A) 情感(實質方面)……如子夏在詩經大序裏有一段話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總之，沒有情感的不可算牠是詩，不管牠的形式怎樣。

(B) 技術(形式方面)……因爲有了技藝，更能增加詩歌的精彩。如楚辭之所以能夠這樣出名：一方面雖然有特出的情感，還

有方面就是有美妙的技術。構成這種技術的要素：就是聲調，韻律，格式等，也可以說是風格 (Style) 的要素。同時和作者的個性，環境，經驗等，皆有密切的關係。

由以上這兩點看來，詩歌的原理，根本和歌謠互相符合。雖然歌謠大都是沒有文字的記載，更沒有形式的表示；不過，牠的形式完全由於自然的語氣和和諧的音調。在技術上講來，實在和現今通行的白話詩的原理很合。情感也以真情流露為標準。照這樣看來，白話詩實由歌謠而演成的。那嗎，我們如果要學新詩，至少也該研究歌謠，懂得牠的內容，見到牠在文學上的價值。所以

章大列 (Vitalé) 所說的那幾句話，實在要記牢！

(五)歌謠是國語的先鋒……因爲國語和文學的關係非常密切，就是胡適之先生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而純粹的國語，沒有不是從方言而演成的。並且，歌謠中的方言又是很多，如浙江的「啥」字，江蘇的「像煞有介事」等。那嗎，我們就各地最通行的方言來幫助國語的話，歌謠的貢獻自然不少了。在上面零零碎碎的說了許多話，但是還沒有說完，現在再讓我說幾句話在讀者諸君的面前：

這又是無可諱言的，歌謠是值得要研究的。中國古代雖然早已有歌謠，在前面已經說過。但是一大部分却已失傳了，如班固所

作的漢書裏的一部分，此外要算遺傳的就只得漢書藝文志裏的一部分。我在前面也曾說過：「採集歌謠和研究歌謠的人增加了。」這個固然是好的現象。但我以為：第一步工作，先要採集本縣的歌謠，然後再去採集各縣各省的歌謠；第二步工作，就是要編成一部中國整個純粹的歌謠。現在我所以要編成這本浦江歌謠，便是編成中國歌謠的第一步工作。

至於我們浦江的歌謠，因地理上的關係，和別縣裏也有些大同少異。但我以為一縣總有一縣的民情和風俗，猶胡適之先生在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個例一文中所謂：「本地風光」，所以，因「本地風光」就能夠應響到歌謠的價值。在此地可以和別處比

較一二首，今先拿媳婦歌一首來比較：

浙江杭縣塘棲（媳婦歌）

養媳婦、

苦弗過，

倒拖鞋嘎刮婆。

隔壁大姆看勿過，

做雙鞋子送送我。

我夜裏搖紗要到半夜多，

肚裏餓勿過，

偷枝腌菜墊墊肚。

巴巴望望個年夜過。

過仔年來搭我們大阿大，

兩隻小床并隻鋪。

三年養個小阿大。

三六九歲無關節，

十二歲上領個童養媳。

我做婆婆弗看我婆樣，

隨你吃來隨你做。

浙江浦江縣東鄉媳婦歌（請看前面）

諸君看了以後，雖然各有「本地風光」，但是仔細一想：就可

以替牠分別出來。依我個人的眼光看來：浦江的媳婦歌較杭縣爲佳。今分二點說明：

(一)音韻……當我們讀這兩首歌以後，就可分別出來：杭縣的語氣較爲硬口，浦江的語氣較爲自然。

(二)含蓄……亦較杭縣爲佳：如浦江的媳婦歌，其末了一句，則爲「再過十年做太婆」。而杭縣的則爲「我做婆婆弗看我婆婆樣，隨你吃來隨你做」了。

再看下面兩首節氣歌，讀者諸君可以自己比較一下：
浙江節氣歌（不知起於何處）

正月梅花香又香。

- 二月蘭花盆裏裝 ●
- 三月桃花紅十里 ●
- 四月薔薇靠短牆 ●
- 五月石榴紅似火 ●
- 六月荷花滿池塘 ●
- 七月梔子頭上載 ●
- 八月丹桂滿枝黃 ●
- 九月菊花初開放 ●
- 十月芙蓉正上粧 ●
- 十一月水仙供上案 ●

十二月臘梅雪裏香●

浙江浦江縣東鄉節氣歌：

正月節節長。

二月割草兩頭黃。

三月櫻桃賴枝熟。

四月枇杷葉下黃。

五月楊梅紅如火。

六月蓮子滿池塘。

七月金棗顛倒掛。

八月菱刈如刀槍。

九月大栗如窄子。

十月金橘滿葉香。

十一月家家焙炒啡。

十二月桂圓荔枝湊成雙。

現在我的話似乎快說完了，不過，當我採集這些歌謠的情形，

可以和諸君報告一下：

我有時和同學或和朋友談話的時候，偶然談起歌謠，沒有一個說不是好玩且富有趣味的東西。然而我問他們可有這樣有興趣的材料麼？却很少有人回答。雖然在兒童的時期內總有些記得，但是一到年齡長大，大都因環境的關係而忘記了，也有記得的却是

不完全。那嗎，叫兒童唱出來就是了，並且它們時常在晚後或月下團團地坐着，高高興興的唱着；但是到了我們去叫它們唱的時候，却一聲不響了，好像唱歌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所以在兒童方面所收集的材料是很少的。的確，採集歌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所以能夠採集這些歌謠：完全是祖母，姑姑，工人，和隔壁嫂嫂們的功勞。一則因為它們並不怕羞，二則時常教訓兒童；而尤其是工人，大概關於情歌方面的材料爲多，他們除了整日工作之外，常唱情歌以自慰，更能記憶，或者他們常唱這些歌，無非是爲愛情的媒介品罷了。

這些材料祇是浙江歌謠那的一部份（浦江歌謠），可是我個人或

者愛好歌謠和研究歌謠的人，將來也許能夠連續的出版幾本浙歌乙集或丙集……在中國的歌謠界裏，能夠開放出一朵較爲美麗的鮮花，所以就這集子題做浙歌甲集了。

末了！請諸君觀看一下，我們浦江的歌謠。（一部分曾在浙江商報上發表過。）錯誤的地方，請諸君教正爲幸！

蒙傅東華張世祿姚希達二位先生在百忙中替我做序，校閱，出版。實在是編者無上的榮幸！特此誌謝。

還有替我收集材料的金光組君，也在此致意感謝。

一九三二，九，一三夜·編者誌於海上。

張世祿先生序

吾浦洪君將本地的歌謠，搜羅編成一本小冊子，叫我說幾句話，算是作一篇序。我對於文學沒有多大的研究；尤其歌謠一類的作品，平時很少留意。這種做序的工作，實在有點不敢承當。不過浦江是我的家鄉。對於「本地風光」，自然比較別處地方的人能够領會一點。或者可以勉強說幾句，以輔助讀者的欣賞和研究。

「三句話不離本行」！我恰好此時在滬上大學裏擔任語言音韻的教課。不懂得語言音韻的，自然不能完全領略文學的真味；尤

其是歌謠一類的作品，假使沒有方言的智識，當然有許多地方要莫明其妙。詩經三百篇，經過了陳第顧炎武以下幾家考證古音的工作，才勉強可以誦讀。我以爲各地的歌謠，要是沒有各地的陳第顧炎武一流人起來整理注釋，也像從前的三百篇一樣，無論形式上內容上的真美，怕要埋沒了不少啊！

洪君記錄這些歌謠，態度是很忠實的。內中大多數的詞語，都是依照方音直錄出來，毫不遷就文字的意義。例如「我自」作「阿謝」，「望望看」作「忙忙欠」。爹娘的「爹」作「吊」，一個二個的「個」作「告」；完全要想把浦江的方音表示出來。而此書的讀者，不容易瞭解這些詞語，就因乎此。我現今姑且在這

些詞語和浦江的方音上舉出幾點來談談。

吾國各處地方的方言，彼此既然不相統一；而同是一種方言之中，所謂士大夫的誦讀詩書和田夫野老的口語，又各自演成兩種或多種的系統。所以各地的「字音」和「口音」，須分開來看。歌謠的作品，屬於社會的，是村嫗俗子的口吻，和所謂一般士大夫，沒有關係。所以內中的詞語，完全根據於本地的「口音」的。洪君記錄這些歌謠，想把本地的「口音」表示出來；就利用浦江的字音來記錄本地口音的詞語。我很希望洪君下次加以訂正，能夠把這些表音的詞語，用音標註在下面，使讀者可以明瞭。這裏我舉出三點來解釋浦江的口音，暫且作為拋磚之引：

(一)〔ə〕音的發達

浦江說「我」爲「阿」，「爹」爲「吊」，「個」爲「告」，都是〔ə〕的母聲。「白」「伯」「麥」「活」「塔」「殺」「法」「闊」一類字，口語上也都是〔ə〕的母音；所以除第七首中間三句都是〔ə〕音爲韻外，第十三首「花」「華」和「伯」可以成韻，第五十二首「麻」和「活」「塔」也可以成韻。「戴」「帶」「怪」「鞋」一類字，口語裏也是〔ə〕的母音；所以第十四首裏「戴」和「紗」「花」「家」等字可以成韻，第十五首「茶」「花」和「戴」，第三十六首「鞋」和「阿」「花」也都可以成韻。國語裏「么」一母的字，在浦江口語裏有一

部分是〔ɿ〕的母音，所以第七十八首裏「道」「好」「胞」「號」和「殺」「法」「怪」等字可以成韻，第六十四首裏「花」「戴」「闊」等字和「小」也可以成韻。

(二) 口鼻音的衆多

浦陽和金華義烏一帶，附鼻音韻的字，大部分在口語裏，用口鼻音發出的。〔ɿ〕音的發達之外，如「天」「山」「難」「巖」「灣」「丹」「辦」「飯」「班」這一類的字，都是〔ɿ〕的母音；而「岡」「江」「香」「娘」「堂」「扛」「荒」這一類字都是〔o〕的母音。〔o〕音和〔ɿ〕音相近，因之第七十四和七十五首裏「天」「山」「巖」等字和「荒」「岡」「江」勉

強可以成韻。口鼻音和單純韻母的區別不比附鼻音韻和單純韻母的區別那樣顯明；因之第三十七首裏「辦」和「鞋」「阿」等字勉強可以成韻。第三十九首裏「戴」「花」和「奶」「飯」等字也勉強可以成韻。第六十二首裏「管」和「家」字也勉強可以成韻。這點也可以看出平民文學裏用韻的自由哩！

(三) 韻書的簡單化

國音裏「么」母的字，是〔a〕的母音，而浦江口音裏有一部分是〔ɔ〕的母音，也由於聲音簡單化的結果；而另外一部分却是〔ɿ〕的母音。如「橋」「要」「轎」「叫」這一類字就是。「我要」作「阿依」。除第九首起首三句爲〔ɿ〕韻外，第十二首

「橋」字和「地」「妻」等字可以成韻，第二十六首「橋」和「其」也可以成韻。國音裏「ㄨ」母的字，是「ㄉ」的母音，而浦江口音裏有些也是「ㄨ」的母音。所以第十二首裏「歲」和「齊」「器」「橋」等字可以成韻。又國音裏單獨用「ㄨ」一系或「ㄩ」一系注音的字，浦江口音裏都是「ㄨ」的母音。「我自」作「阿謝」（謝字浦江字音爲「ㄒ」）第一十六首裏「時」和「其」字可以成韻，第五十三首裏「四」和「屁」「氣」也可成韻，第五十九首裏「時」字又和「戲」爲韻，第八十首「冬夏四」一句和「隨你謝」爲韻。至於「妹」「會」等「ㄨ」母的字，在浦江口語裏是「ㄨ」的母音；而「開」「來」等「ㄨ」

」([ai]) 母的字，也是 [a] 的母音。所以第四十三首裏「妹」和「菜」，六十三首裏「會」和「開」「塊」「來」都可以成韻。四五六的「六」，和忙碌的「碌」，在浦江口音裏都是 [o] 的母音。國音裏「又」([ou]) 母的字，在浦江口音裏大都是 [o] 的母音。所以第七十二首裏「走」「口」「頭」等字和「碌」可以成韻。

我舉出上面這三點，和洪君自序裏提出的第五項，有許多可以相印證的地方；而對於此書的讀者，想來也不無一點輔助罷！

張世祿一九三二，九，二三。

傅東華先生序

洪君以所搜集的浦江歌謠八十首叫我做序，我讀了一遍之後，得到下面幾點感想；

歌謠是口頭傳述的文學，一落書面，便已一半僵化了。此其故，在於歌謠是方言做成的；不解得那一處的方言，便不能充分認識那一處的歌謠的價值。金華（我的家鄉）離開浦江不過百餘里，但若叫兩處人用道地方言來對話，便該找通譯了。少時曾和幾個浦江的同學相處幾時，略識一點「阿對」（我們）「格拉」（什麼），所以現在讀這些歌謠，還是略略認識它們的生命，但是

其他不能了解的地方仍舊很多，雖經編者詳細註釋，讀起來終覺有點隔膜，不能充分領略其中的真味。那末對於浦江方言的知識更不如我的人們，又怎能有賞鑑這些歌謠的資格呢？故由某一義說，搜集歌謠這種工作可算是徒勞的。

若從編者自己指出的第二項（歌謠是民衆的生活表現）的意義看時，我可發見這八十首歌謠的來源和產生時代頗不一致，因而可以悟到浦江社會——實則一般社會——方面的一種可悲的變遷。

大凡歌謠的產生，總在安逸的農村裏。耕餘月夜，樹蔭離邊，男女老少，暫時打破家庭的圈子，組成共同娛樂的集團——這就是製作歌謠和傳播歌謠唯一適宜的背景。當這時候，農民們的目

的只在休養和娛樂，所以他們不願批評什麼，咒詛什麼。但是對於聲韻和音節的意識是他們本能地具備的，所以就曾大家合作起一種無甚意義的兒歌（如本編大部分是）或一種並無惡意的譏嘲歌（如本編第四十八首是）來。

但是這種安逸的農村生活是已經過去的了——恐怕在中國已經一般地過去，不但浦江而已。編者所以須從「祖母」口裏去搜集材料，就爲這個緣故。

新創作的歌謠，本編裏也收入幾首；第七十八首不必說，就是那幾首敘事歌，也分明顯出新作的痕跡。我的偏見，覺得技巧上新不如舊。關於此，我的解釋是：舊作是集團的作品，所以具有

民歌的本色；新作是文學技巧無甚訓練的個人作品，所以不免幼稚。

總之，安逸的農村生活已經過去了，就是產生歌謠的適宜背景已經過去了。從此，歌謠或將成爲歷史的殘跡。那末洪君之努力搜羅和保存這一點殘跡，又不能不從歷史的觀點認爲有功的了。最後，我覺得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歌謠的比較研究法」確也有點趣味。我在家鄉的日子很少，識得的歌謠可算絕無，但是僅有的一首恰好和本編第十九首相差沒有多少：

一粒星，

獨獨停。

兩粒星。

掛油瓶。

油瓶漏。

好炒荳。

炒荳香。

好種秧。

秧無肥。

好種梨。

梨有核。

好種大栗。

大栗三層殼，

好種菱角。

菱角兩頭尖（上聲），

敲鑼敲鼓落蘭溪（牽上聲）。

浦江的一首，因有最後一句，似乎表現農民的希望和祈禱，金華的一首則始終無意義，全是遊戲。這樣的轉變，是誰也不能尋根究底的了。但是我們看見這種典型的（我認爲金華的一首更其典型的）歌謠，想見當時必定如同聯句一般，你說一句我接一句湊成的，而這種製作過程的背景是多麼可以懷念啊！

傅東華一九三二，九，一一。

一（兒歌）

天上星！斗！

地下豬！狗！

塘裏菱！藕！

兒爺爬！走！

媽媽房裏茶！酒！

山裏松蒲生成糾。

二

青梨開花育梨香。

郎阿郎！

正正做文章。

路上有花勿好採！

十指尖尖捧茶來。

三

姊姊洗青紗。

妹妹洗白紗。

沒隻手鐲沒枝釵。

碰着一個過路客。

倘有拾得請還阿！

走過走轉來吃茶。

不知姊妹在那家？

金竹橫頭第三家。

前面一株槐陰樹。

後面一株碧桃花。

整個整個賣西瓜。

就是姊妹門前家。

四

和尚！

和尚！

滑輪點亮。

點到天亮，

還有點月亮。

五

釘七香。

狗頭香。

跋山過嶺望吊娘。

得吊話阿天上落。

姆媽話阿一枝花。

哥哥罵阿賠錢貨。

嫂嫂罵阿管家精。

勿食哥哥公司飯，

勿穿嫂嫂嫁來衣；

真好快樂真好戲。

註：頭兩句不知何意？似指植物的香味抑不知事物的聲音？

或「香」爲「響」。

吊娘 就是爺娘。

得吊 就是父親。

姆媽 就是母親。

六

蜻蜓尾巴長。

飛到海中央。

海中娘娘討少娘。

討幾告？

討十告。

二告椿。

二告磨。

二告後門摘莧菜。

二告燒飯格子塊。

二告食幾塊。

勿衣掛起來。

註：討 娶也。

告 個也。

格子塊 燒飯不佳成塊也。

勿衣 不要

少娘 姑娘（處女）。

七

大帝娘，

小帝娘，

姊妹兩告站起來一色長，

大奶許東塘，

小奶許海塘，

海塘奶，

來望娘。

娘還狠，

來望嬌。

嬌還白，

來望伯。

伯在後門磨大麥。

大麥磨勿細，

叫你做本戲。

格拉戲？

被裏戲。

八

裏鑊著索麵，

外鑊熱餛飩；

食得飽頓頓，

到房去搽粉；

搽得亮晶晶。

走到祠堂去望戲，

格拉戲？

圓譜戲。

別告罵阿七能精，

阿謝想怨說說清。

註：頓頓 形容吃飽的意思。

格拉 就是「什麼」。

阿謝 就是「自己」。

說說 形容自己說話的清楚。

七能 娼人（淫婦）

別告 他人，指第三者。

九

枝蟬叫，

齊蟬叫，

得吊姆媽扛花橋，

扛到橫大路，

碰着一個大姑姑。

大姑姑：

你對綠豆好泡茶，

阿對綠豆正開花。

註：枝蟬和齊蟬皆係浦江土話，然其音稍有不同。聲音體積

小的爲枝蟬，較大的爲齊蟬。又「蟬」音，吾浦土話爲

「梁」。「枝」音爲「照」。故純粹土話：「枝蟬」原叫「照梁」。「齊蟬」原叫「齊蟬」。大概此二種蟬，恐怕就是俗謂「夏蟬」「秋蟬」這兩種。

你對 就是「你們」。

我對 就是「我們」。

十

一頭窗子一頭門，

一個尼姑來點燈。

點起燈，

捧起茶，

花花少娘開大門。

薺花手巾縮肚裏；

南無阿彌陀佛。

十一

山裏山，

灣裏灣，

蘿蔔開花結牡丹。

牡丹姊，

去嫁人，

石榴姊妹來做媒。

媒人到，

好商量。

轎夫到，

哭爺娘。

奶！奶！

你勿肯去讓阿去，

娘！娘！

你也不必踏頭樣，

上百洋錢討你一個老婆娘。

纒纒扛，

繞繞扛，

扛到廳樓上；

大小姑娘扶出來拜堂

銅帳鈎，

鐵帳鈎，

掛掛阿奶牀橫頭。

紅鬚頭，

綠鬚頭，

掛掛阿奶牀橫頭。

荷花夾被綠枕頭，

兩相不知同一頭。

註：「阿」我字的意思。（浦江土話）

「踏頭」不懂人事，亂言語而帶滑稽的人。（浦江土話）

繞繞 形容抬轎。

十二

鳳仙花，

鳳凰開。

鳳個奶，

十八歲。

鞋頭襪底一色齊。

阿要得吊打銀器，

阿要姆媽做頭筭；

大嫂做紅鞋，

小嫂繫鞋跋；

大哥抱上轎，

小哥送阿去。

送到廳來拜天地。

送到房裏做夫妻。

註：「阿依」

就是「我要」。

鳳凰開

皆係土話。三字意思：就是「株株開」。

奶 女兒。

十三

杜鵑花，

紅華華。

山裏奶，

嫁大伯。

大伯會划船，

小伯會討錢；

討討三個破皮錢，

拿把嫂嫂買絲線。

絲線格格動，

買鴨蛋。

鴨蛋香，

買年薑。

生薑辣，

賣石塔。

石塔硬，

碗刀盛素麵。

註：紅「華華」形容花盛貌。

討錢 追債也。

破皮錢 錢小而破也。

格格 聲音。

石塔 崖石也。

十四

八哥八股紗，

高山頂頭採荷花，

荷花採朵阿奶戴。

阿兒奶還少呀！

勿過許得大人家，

勿過許得小人家；

門對戶對做親家。

借駝牛，

耕大坵。

借駝馬，

下杭州。

註：「八哥八股紗」這一句：我曾思索許多時候，依照第二句看來，似乎是人的事，然而，「八股紗」這三字便不可解，那嗎可以說是鳥的聲音。我們再說是人的事：那嗎，第一句當讀做「八哥跌苦煞」。而「八哥」二字：當解釋做第八個哥哥。「跌苦煞」三字：係浦江土話（

方言），就是很苦的意思。依照第二句所謂：「高山頂頭採荷花」，那的確是件很困難的事！何況鄉下當然沒有像資本家或皇家的那麼費錢的設備（建築），或者這兩句是用「比」體來連接下文的。

十五

十株桐蒲株開白花，

有奶祇得許在秀才家。

秀才聰明會寫字，

小姊聰明會繡花；

燈盞星米食寶飯，

指甲挑鹽食鹽茶；

男人走來摘桐蒲，

女人走來摘花戴。

十六

格咕咕！

格咕咕！

無爺無娘自己苦！

無爺無娘衣自補！

註：格咕咕 係鳥鳴聲，就是鳥類中「鴉鵒」的鳴聲，俗

叫「咕咕」，概係其聲而名。

十七

月亮爺爺呵！

耳朵請還阿！

鈎刀放在門口脚下呵！

註：鈎刀 柴刀，略成半月形。

十八

百花開。

百花香。

百花少娘坐廳堂。

上開金花下生根。

開花結子鬧盛盛。

南無阿彌陀佛。

十九

一粒星，

格格釘。

二粒星，

掛油瓶。

油瓶溜，

好炒豆。

豆粒香，

好種秧。

秧齊，

好種梨。

梨有核，

好種栗。

栗有殼，

子孫代代有得剝。

註：格格釘

打鉄的聲音。

二十

日頭落山一點紅，

姊姊闖門打老公。

老公打死那告種？

大伯小伯種。

大伯小伯打死那告種？

和尚道士種。

和尚道士打死那告種？

姊姊的刀的刀嫁老公。

註：老公 丈夫。

那告 那個。

的刀 喇叭吹聲。

種 養。

二十一

闊闊闊！

阿合姆媽 田螺殼。

叮叮叮！

阿合姆媽 田螺精。

註：阿合 我的。

「闊闊」和「叮叮」都是聲音。

二十二

七姊妹。

七花開。

七告媒人那裏來？

七告媒人梅樹腳下來。

七告杯子擺起來，

七雙筷子紅愛愛；

七把椅子高愛愛；

穿雙大紅鞋，

梯他梯他拖到呆婆家。

呆婆來食茶！

格拉茶？

綠豆茶。

你對綠豆好泡茶，

阿對綠豆正開花。

呆婆啊！

舅舅呢？

舅舅近納上山採枇杷。

爬上去蜂丁口，

爬下來蛇得口；

阿去投姆合爺，

阿合爺近納嵩溪着擔柴。

阿去投姆合娘，

阿合娘近納嵩溪洗衣裳。

阿去投姆合哥，

阿合哥近納嵩溪挑酒多。

阿去投姆合嫂，

阿合嫂近納嵩溪割花草。

阿去投姆合弟，

阿合弟近納嵩溪織花被。

阿去投姆合妹，

阿合妹近納嵩溪挑花袋。

註：愛愛 都是形容「紅」和「高」。

梯他梯他 走路的聲音。

蜂丁口 被蜂所刺。

蛇得口 被蛇所咬。

投姆合 告訴你的。

着 砍。

酒多 甕。

二十三

後門蓬蓬蓬！

那告拉？

欠脚呆公呀！

踵格拉？

借鈎刀。

鈎刀借借踵格拉？

着竹呀。

竹着着踵格拉？

卜癩頭。

癩頭卜其踵格拉？

勿肯磨米粉！

米粉磨磨踵格拉？

拿去望呆婆。

呆婆近納那裏呀？

近納天宮上。

相送爬上去？

長梯短梯步上去。

相送爬下來？

花花米篩篩下來。

格拉食食啦？

一碗鏽氣粥。

格拉配配啦？

一塔鼻涕乾。

格拉擺擺啦？

一塊登司板。

格拉櫟櫟啦？

一塊登司櫟。

格拉放放啦？

一告破尿櫟。

格拉夾夾啦？

一雙狗屎派。

格拉送送啦？

一瓣黃桑葉。

黃桑葉去陀來忙忙欠，

飼蠶了。

蠶去陀來忙忙欠，

作繭了。

繭去陀來忙忙欠，

作絲了。

絲去陀來忙忙欠，

做綢了。

綢來陀來忙忙欠，

做衣了。

衣去陀來忙忙欠，

癩頭姑娘穿去洗菜了。

癩頭姑娘去嘔來忙忙欠，

滑下去了。

尋來尋去尋勿着，

尋着一告破掛籃。

破掛籃去陀來忙忙欠，

燒灰了。

灰去陀來忙忙欠，

漆豆了。

豆去陀來忙忙欠，

黃古牛食去了。

黃古牛去牽來忙忙欠，

牧牛小童打死了。

皮去陀來忙忙欠，

幫鼓了。

鼓去陀來忙忙欠，

打破了。

鼓頭鼓硝去陀來忙忙欠，

擺在樓窗上。

老鷹攫去了，

賽兒！

賽兒！

註：蓬蓬蓬 敲門的聲音。

那告拉 那個？

欠脚呆公 缺尼外公。

踵格拉 爲甚麼？

着竹 砍竹。

卜癩頭 敲癩頭。

呆婆 外婆。

近納 在。

相送 怎樣。

銹氣粥 敗粥。

登司板 廁所板。

登司櫟 廁所架。

狗屎派 拾狗糞的器具。

陀來忙忙欠 拿來望望去。

嘔來 叫來。

掛籃 淘米的器具。

漆豆 用柴灰養豆。

黃古牛 牛名。

幫鼓 做鼓。

賽兒 形容兒童驅逐鶯兒的聲音。

讀了這首歌，能夠使兒童增加推想力

二十四

奶婆精！

三日不打上銅青。

奶婆骨！

三日不游蛇歪。

註：奶婆 婢女。

二十五

大哥哥，

不用銅錢買塊肉。

二哥哥，

不用銅錢買稱穀。

三哥哥，

爬爬樹上唱山歌。

四哥哥，

不用銅錢買面金絲籬。

註：這首歌，很合兒童教育的心理。一則可以唱，二則可以做謎語猜；如第二句是「貓」。第四句是「鼠」。第六句是「蟬」。第八句是「蜘蛛網」。

二十六

一根杖，
手撫橋，
上高下低全對其；
親生兒子勿及時。

註：全對其

浦江土話，全靠他的意思。

這首歌，如果把杖字改做別個字，那麼又可做謎語猜了

二十七

銀王店！

水桶擔！

黃宅下店菜籃擔！

東塘下胡捕魚賣！

二十八

唱山歌，

唱四歌，

唱條牛。

白馬下杭州。

杭州門口一個塘，

塘中鯉魚扁擔長。

註：唱山歌一句，由於唱者隨口插入，以助首句語氣，沒有連解的關係。

扁擔 就是工人挑擔之器，此處形容杭州的鯉魚猶如扁擔的長，約五六尺。

二十九

大姑姑，

小姑姑，

樓上樓下打花鼓。

大姆媽，

小姆媽，

樓上樓下扛柴爿。

三十

一告小姑娘，

手帕捏捏脫衣裳。

前將將，

後將將，

將着一個讀書郎。

姆媽娘！

勿要愁！

做塊麥粉賽如綢，
切水切麵動動堅，
盛得碗來水牽麵，
吃得口來桂花片。

註：將將 看看。

動動堅 大約是切得很好。

水牽麵 以水麥混合拉長所做成的麵。

鵝哥鵝，

啄粒田塍豆。

做起豆腐老厚厚，

挑到大門口，

雄雞啄一口，

雌雞來補湊。

註：田塍豆……豆名。

三十二

豆腐水做。

城隍鬼做。

媽媽米做。

註：媽媽米做一句話：是甚麼意思呢？原來媽媽（祖母）是常常管米的。所以每餐燒飯，總要去問媽媽多少米？所以也就叫媽媽爲米做。

三十三

火蟻虫，

虫氏奶，

嫁相公，

相公生病凶：

阿對得吊依會開方做郎中，

阿對姆媽依會相命取牙虫；
阿對大哥依會耕田修犁衝；
阿對小哥依會破篾絡火鹵；
阿對大嫂依會燒鑊吹火筒；
阿對小嫂煬起麥餅兩玲瓏。

註：阿對 我們。

依會 又會。

郎中 土醫。

犁衝 農器。

火鹵 冬爐。

三十四

破布醜，

爺爺媽媽燒烟頭。

燒到臺門口，

拾起一塊大紅綢；

送得爺爺媽媽補鞋頭。

註：醜 臭字的意思。

三十五

班子陽春。

小生時頓。

台前無能。

剩攤飽餽。

註：班子 係鄉下戲劇之稱。

能 土話，就是人。

三十六

裏蒙山，

外蒙山，

做戲釘碰趙，

吃的京瓜芋頭飯；

二斤白

十告女客出來看戲九告吊卵斑。

係身及上向里一斑

註：釘碰趙 係音樂的聲音。

京瓜 就是南瓜。

吊卵斑 係臉上皮膚病，有黑點很多。

三十七

七歲奶，

織紗衫，

織起紗衫亮花花。

姆媽允許阿：

全房嫁妝來嫁阿。

得吊允許阿：

十石好田來嫁阿。

大哥允許阿：

四皮四箱來嫁阿。

小哥允許阿，

銅器錫器蘇州辦。

大嫂允許阿：

綠綾龍褲大紅鞋。

小嫂允許阿：

花花枕頭來送阿。

麻車哥哥允許阿：

一瓶好菜油，

拿把阿搽胡頭。

媽媽允許阿：

一雙花帳鉤，

拿把小奶掛掛牀橫頭。

註：龍禪，係婦人用，纏在足上。現很少見，「綠綾龍禪

」：就是綠綾所做的龍禪。

麻車 係鄉村打油之所。

胡頭 浦江土話，就是「頭」的意思。

媽媽 浦江土話，就是「祖母」的意思。

三十八

走一漢，

又一漢：

一走二走走水作坊。

做起回香豆腐乾，

吃得噴噴香。

註：一漢 就是走字的「助字」。或和趨字同義。

噴噴香 浦江十話，很香的意思。

三十九

吊阿吊！

你去採樵採朵花來阿戴戴。

奶阿奶！

明天早起燒早飯！

一頭樵來一頭花！

尋到上山也無花！

尋到下山也無花！

尋到照梁哥哥門前一朵花。

拿把我的女兒戴一戴！

註：吊 父親。

照梁 就是蟬。詳見前註。

四十

頭一精，

頭上起花廳。

二一精，

前開後把紅頭繩。

三一精，

三鑲烟筒花手巾。

四一精，

四斤水粉搽一斤。

五一精，

裏套紅綠外套青。

六一精，

紅綠絲襪細腳脛。

七一精，

七分布欄等大人。

八一精，

歪頭歪腦借壺瓶。

九一精，

拉手把臂留客人。

十一精，

衣裳衣角措桌頂。

註：精……精緻。

頭上起花廳……形容頭上滿戴着花。

前開後把……這是鄉下婦人的梳髮習慣，前面有披髮，後面也有披髮；再後面就是一條辮子。

紅頭繩……就是來縛這條辮子的繩，普通紅色最多。素服就要用藍色和白色；在城市裏是很少見的。

布欄……係禪名，像裙。前平面有間，後開門。

四十一

火螢蟲，

夜夜紅，

飛來匿竹筒。

四十二

秋媽媽，

花戴戴。

走到石灰明堂缺一滴！

註：缺一滴 失足墮地的意思。

四十三

摘胡葱，

請老公。

摘韭菜，

請妹妹。

四十四

前頭領路狗，

後頭跟屁狗；

正中大舅舅。

註：正中

當中。

四十五

紅頭紅脚紅屁股。

黑頭黑脚黑屁股。

四十六（遊戲賦）

一癩病，

二癩來算命；

三癩勿得過；

四癩來拆課；

五癩買塊肉；

六癩滾勿熱；

七癩儉清湯；

八癩生疔瘡；

九癩十強；

日頭要爭到西方上。

註：拆課 就是卜課。

清湯 就是肉汁。

四十七

正月正，

正告癩頭捉蒼蠅。

二月二，

二告癩頭拿根棒。

三月三，

三告癩頭過溪灘。

四月四，

四告癩頭做木戲。

五月五，

五告癩頭過端午。

六月六，

六告癩頭生個毒。

七月七，

七告癩頭洗頭蛋。

八月八，

八告癩頭缺一跌。

九月九，

九告癩頭做缸酒。

十月十，

十告癩頭作田缺。

四十八

癩頭癩，

挑担柴賣賣。

買塊肉，

拜菩薩。

菩薩保佑癩頭出頭髮。

出了出一刀

勿出光頹塔。

菩薩放個屁，

癩頭滾去來勿忌！

註：一刀，就是「一處」。一筆取。

光頹塔 「頹頭而無髮」。

來勿忌 形容「快貌」。表示及。

看了這首歌，嘲笑癩子已極！研究「優生學」者，是爲強國而強民，格外要注意這些歌謠。

四十九

蟹阿蟹！

娘來到！

爺來到！

爬出來！

炮煎茶！

註：此歌每當兒童捉蟹時所唱。

五十

關雞雞，

關蟲蟲，

蟲蟲爬，

翻蝴蝶；

蝴蝶都拉都拉賽高飛。

註：都拉 形容飛字。

此歌每當婦人教小孩做手勢時所唱的。

五十一

大麥黃，

小麥黃，

大奶食口烏沙糖。

小奶食口白沙糖。

酸酸！

刺會的的嚮。

註：烏 黑色。

沙糖 白糖（泉白）。

此歌當有麥幹的時候所唱，因為一般兒童，常以麥幹爲吹器，所以唱了這首歌，好像麥幹就會的的作聲了。

五十二

磨鈎刀，

磨石塔。

石塔下，

栽苦麻。

苦麻栽勿活，

鉄拉塔！

鉄拉塔！

註：鉄拉塔 拍掌的聲音。

苦麻 菜名。

石塔 崖石。

每當兒童唱這首歌的時候，先各將二手的背心附合着三次，等到唱完第五句的時候，就把自己的兩手拍一下，那嗎，再用自己的左掌去拍別人的左掌，別人的右掌就來拍我的右掌；到拍錯時才停止。

五十三

一二三四，

小狗偷屁。

偷着那告肚裏悔氣？！

註：這首歌是每當兒童游玩的時候所唱，譬如捉謎藏一遊戲，一人就用口唱着「一」字至「氣」字止，一面又用手指着人數；假使一共是十七人，再連自己算上剛好是指在第十六人，那麼就叫這個是盲人。如果人數繁多，可以循環算法。「四」字當讀「施」音。

五十四

寄鈎兵！

磨豆腐。

麻里千秋，

討磨添頭。

註：這首歌的遊戲法，先將二人的手交叉握成四方形，二人立刻拉來拉去，一面唱着這首歌，還有一人專做添豆腐的姿勢。

寄鈎兵 形容磨豆腐的聲音。

麻里千秋 麻子得很利害。

討磨 求點。

添頭

添進來的東西。

五十五

股姆娘！

買塊糖。

糖勿甜，

買坵田。

田勿種，

買面銃。

銃勿響，

買告燕。

煮勿鹽，

耗姆阿姆媽談。

談勿來，

買口材。

材勿爛，

燒鑊飯。

飯勿莊，

燒勿香。

駐：設姆娘

罵人的話。「設」字當讀重入聲。

耗伍阿

就是和你的。

飯勿莊 飯燒不好。

五十六（生活歌）

養媳婦，

該吃苦。

日裏織了一個丈頭布，

夜裏紡紗紡到半夜多；

實在餓勿過，

開開廚門喝口冷菜滷。

公公齏阿食了精肉夾蘿蔔。

婆婆罵阿偷食貨。

公公原是食酒棍。

婆婆原是雌老虎。

巴掌打了三百多，

幸虧隔壁二伯婆。

大娘大娘勿投河！

廿年媳婦廿年婆，

再過廿年做太婆。

五十七

黃菊花。

白菊花。

有奶勿好許給小人家！

小家媳婦真難做：

前門樁米公公望，

後門樁米婆婆望；

婆阿婆：

你也勿要望！

媳婦家裏黑漆臺門白火牆。

銅溝堰。

鐵明堂。

金漆屋柱銀鑲鑲，

勿來偷你這白米養爺娘。

五十八

苦阿苦！

十七歲做新婦！

十八歲背大肚，

十九歲無丈夫，

二十歲做寡婦，

廿一歲嫁告好丈夫。

五十九

正月裏來接奶戲，

正月過年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二月裏來接奶戲，
紡車紡布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三月裏來接奶戲，
清明時節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四月裏來接奶戲。
耕地種秧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五月裏來接奶戲，

五月端午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六月裏來接奶戲，

長車短車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七月裏來接奶戲，

七月割稻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八月裏來接奶戲，
大鞋小鞋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九月裏來接奶戲，
九月重陽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十月裏來接奶戲，
蕎麥撒豆止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十一月來接奶戲，

收菜做衣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十二月來接奶戲，

洗衣洗被正上時，

奴奴改日再來戲。

六十

正月勸賭是新年，

母親勸賭罵上前。

二月勸賭二月長，

妻子勸賭哭一場。

三月勸賭是清明，
妹妹貼單祭祖坟。
有人勸得回頭轉，
後半生世來報恩。
四月勸賭四月四，
岳母走來勸子婿。
打牌賭博勿過去，
小小妻子在家裏。
五月勸賭石榴紅，
娘舅勸賭實在兇。

寫張狀紙當官送，
捉到城裏關一趟。
六月勸賭熱陽陽，
青天靠日割稻場。
覓人食飯正艱難。
七月勸賭七秋涼，
岳父走來勸子婿。
打牌賭博勿要去，
跟前跟後跟勿懈。
這個畜生隨你去。

八月勸賭桂花香，
桂花樹下奮賭場。
一夜賭到大天亮，
文書契約七八張。
九月勸賭九重陽，
紹興老酒菊花香。
會賭朋友吃我酒，
勿賭朋友門外望。
十月勸賭十芙蓉，
十個朋友九個窮。

僧干銅錢借勿動。

十一月勸賭冷清清，

田地山場賣乾淨。

仔細想想要改性。

十二月勸賭近廿四，

後面還有菜園地。

急急賣賣做生意，

做起生意還太遲。

六十一

哈哈呵！

牧童自罪過！

襖衣箬帽背勿過！

赤手赤足拆刺窩！

種田三片毛鹽肉吃勿過！

實在苦勿過！

註：罪過 苦得很。

六十二

正月勸郎正月正，

勸你郎哥要娶親。

三病四痛自己好，

小妹生好是別人。
二月勸郎百草青，
勸你郎哥要娶親。
衣裳穿破無人補，
別人閒事少去聽。
三月勸郎是清明，
路上勿過看婦人。
桃花女子勿要管，
胭脂水粉你看看。
四月勸郎四月四，

勸你郎哥種田地。
種起五穀倉倉滿，
三荒春頭省求人。
五月勸郎石榴紅，
桃花零落無影蹤，
兩相恩愛一場空。
六月勸郎熱陽陽，
郎哥心裏莫悲傷。
小妹肚裏一片心，
惟有郎哥聽不聽。

七月勸郎七秋涼，
家有平泉也是香。
小小家私要自管，
滿口三四要敗家。
八月勸郎桂花香，
前客後客勿要望。
四面八方有刀槍，
遇着惡時難商量。
九月勸郎九重陽，
勸你郎哥家裏戲。

一更天氣要居家，

二更天氣多是非。

十月勸郎十芙蓉，

郎哥銀錢勿過用。

三十年後一場空，

四十年後親場用。

十一月來雪花飛，

勸你郎哥要娶妻。

個哥如果不娶妻，

做得生活不洗衣。

十二月來麥草青，
多謝小妹有恩情。
討個賢妻在家裏，
生下兒子小微微。

六十三（敘事歌）

正月梅花朵朵開，
益勇約起千人會。
天圓相議牌一塊，
七村八宅都會聚。
二月蘭花響周鄉，

東鄉出個黃陣州。

百家不孝陳家壽，

千刀萬骨烏志苟。

三月桃花處處紅，

益勇坐轎稱畏風。

坐到市前大村中，

市前武生來勸通。

四月薔薇緊一緊，

上山地報來點兵。

貴元老婆無良心。

五月石榴紅冬冬，

殺人放火杜益根。

肩拜兄弟祭益龍。

張龍曹魁可安身。

六月荷花水中央，

同心協力近刀槍。

金絲老婆尋嫁莊。

七月雞冠紫微微，

有名君子張永志。

一心想想做皇帝，

進宮娘娘書琴姊。

八月桂花香又香，

永景世舅迎刀槍。

時海殺死在下黃。

九月菊花九重陽，

汪村搶個大姑娘。

千人會上再商量。

十月芙蓉密伶伶，

海寶嶺脚去搶親。

武官帶兵住山裏，

貴元躲在錢樹裏，
一槍刺死喉嚨器。
十一月裏雪花飛，
亦領老婆燒點心。
隔壁鄰村畏無魂，
十二月裏臘梅盛，
益勇做事黑良心。
千人會裏通拘盡，
隣近大小好受驚。

註：地報

係報告鄉村間的消息者。

迎刀槍

預備去殺人，或快要去殺人。

六十四

城中有個文釵姊，
時時刻刻娘家戲。
洗腳對面耍精緻，
披髮剪得湊湊齊。
三寸金蓮大頭笄，
兄弟來扛沒福氣。
一天大雪鋪滿地。

註：對面……土話，用線除去面毛也。

六十五

三月三，

山裏姑娘出來拜菩薩。

毛藍布衫大襟掛，

綠綾龍禪大紅鞋；

油菜花，

滿頭戴。

花草花，

滿田畝。

走三步娜一娜

還要說他人家田小塍，
不曉得自己脚板闊。

六十六

正月梅花正月正，

坐食難民湖南人。

男男女女四百名，

知事先生來蓋印。

湖南頭子吳雪林，

四百名內頭一人。

民國三年到如今，

不是長毛有天心。
二月蘭花香又香，
坐食難民到東陽。
東陽縣內草地上，
本縣自己年晴荒。
一半強來一半搶，
強強搶搶打一場。
知事先生來求講，
七百洋錢我賠償。
三月桃花處處紅，

東陽縣內來起身。
一路坐食一路來，
一路走到義烏來。
聞知義烏年晴好，
酥溪地方亭一亭。
新於老人抖文銀，
食食用用自太平。
四月薔薇四月開，
坐食難民坐橋來。
頭子坐橋猶則可，

那有難民坐轎來。
紡綢長衫湊湊齊，
可比知事承法吏。
今日來到酥溪地，
明日要到浦江邊。
五月石榴樹上開，
難民坐食浦江來。
浦江東鄉白馬橋，
白馬橋上道中來。
青絲帳內大紅被，

鋪蓋箬籠一摺齊。
難民坐食無道禮，
茄菜荳結一概要。
六月荷花水上開，
久成老伯來商會。
今日來到白馬橋，
明日要到鄭義門。
老兄勸你不要去，
姓鄭亦是殘地上。
人家都是有軍器，

刀槍木棍一摞齊。

七月雞冠紅冬冬，

坐橋坐到鄭義門。

鄭宅祠堂好畏風。

牽繩晒衣鬧陣陣。

鄭宅小人來割斷，

坐食難民好畏風。

難民女客揸一根，

坐食難民運不通。

八月桂花香又香，

姓鄭有個鄭隆祥。
後生世界來商量，
祠堂門口打一場。
難民坐食黑良心，
一槍刺死鄭士春。
老婆妻子哭不盡，
大大小小都不肯。
九月菊花九重陽，
祠堂家長來商量。
有福與你大家享。

有禍與你大家當。
鄭宅街路來商量，
只好拿來用台槍。
鳴鑼擊鼓自真當，
湖南坐食命難當，
十月百花小陽春，
告稟天地自處心。
團團圍住無道禮，
警察開槍一摭齊。
知事先生看難民，

縣裏龍先傳口功。

打死難民有六人，

姓鄭死個鄭士春。

十一月裏雪花飛，

坐食難民有怨氣。

民國三年會出門，

爲何死到鄭義門。

司法警察來查名，

查得姓鄭逢逢飛。

親戚朋友去躲避，

避得新戚無情義。
十二月裏臘梅飛，
司法警察種一場。
執到城裏坐官房，
牢頭吃起叫爹娘。
姓鄭爲何不莽狀，
一槍開死鄭隆祥。
祠堂大人來商量，
做起狀來莽一張。
一場聞來該死罪，

二場芥來相對蓋。

前頭有事都說盡，

鄭宅以後該小心。

註：長毛 世稱洪楊，皆爲長毛。

茄菜，豈結：菜名。

冬冬 形容「紅」字。

台鎗 鄉下土槍，用釘鞋子等爲子彈，形如土槍同，

如射中能死十餘人。

逢逢飛 脫避不及之意。「相對蓋」：互相對峙意。

六十七

看看花兒燈，

蘭溪有香玲。

一個醜婦人；

頭上金遍金，

珠花兩邊分，

胭脂添水粉，

擦得香噴噴。

六十八（風情歌）

眞花勿如野花香！

野花好商量。

共喉嚨出氣，

好得意。

你貪我愛兩相顧，

十個女客九個肯，

只怕男人口勿穩。

男有心，

女有情，

那怕事情幹勿成？

好事勿出名，

惡事名千里。

一個天公半個紅，

日頭大，

小掌小，

儂在家，

名在外，

牛口部好包，

儂口部難包，

那隻貓兒勿偷油？

那個少年勿愛花？

三角石頭三角洞，

格拉殿？

格拉佛？

男子一朵花。

女客一個疤。

六十九

門上一掛佩，

樓上一眼梅，

一口笑！

襖去拿來吊。

註：佩……敲門時的聲音●

梅 就是用斜眼看人。

七十

少年真風流：

辮子改平頭。

生髮油渣得滑油油。

金絲眼鏡軋鼻頭。

香煙口枝三寸頭。

十只香煙九只喝。

賽比黃狗咬骨頭。

對襟襟衫骨頭扣。

大褲脚闊邊頭。

蘭花肚兜雙銀鈎。

絲光洋襪長鞋頭。

愛國傘大鈎頭。

洋毛汗巾雙塊頭。

褲帶三週頭。

日來蕩蕩街路頭。

夜來蕩蕩弄堂頭。

十個女客九個嘔。

一走走個房裏頭。

口對口來手對手。

這種味道那裏有？

一把抓住嘔救救！

註：喝 就是吸。如要唱這首歌，當讀（EQ）這兩字的合

音，概同「哈」音，讀平聲。

肚兜 襯衣之類而無袖，形爲斜方，縛於腹上以避邪

風。

嘔 係浦江土話，當解作「叫」字的意思。

我們看了這首歌以後，覺得充滿着一片時髦，又像時髦得「半新」和「半俗」：既然說是「金絲眼鏡軋鼻頭」

，又要說是「蘭花肚兜雙銀鈎」。豈不可笑！

七十一

看梅姊，

摘青梅。

學堂哥哥石頭勿要拋居來，

你要青梅食，

口開來！

白梅食，

懷撐開！

要阿肉梅食，

半夜三更子時來！

掃帚攔門風吹來；

酒也滾得舖出來；

沙罐豬肉煮爛霉；

頓腳佩地罵起來！

奶阿奶！

半夜三更還尋格拉呢？

「夢見爸爸姆媽共棺材」，

奶阿奶！

只有爹爹姆媽共頭眠！

那有爹爹姆媽共棺材？

學堂哥哥「格拉事幹等等勿來」？

齊梅姊！

烏銀黑夜走勿來，

十個田缺九個開；

脚骨跌斷那個賠？

十只皮箱九只開，

東西偷去那個賠？

註：頓脚佩地

怒貌。

拋居來

拋（投）進來

烏銀。就是黑夜。

七十二

自從長毛退去後，
六七十年無兵走。
不料民國十五年，
軍閥戰敗禍難逃。
北老逃過百姓家，
驗姦擄掠真可怕。
逃到浦江下宅口，
一面燒屋一面走。

走到岩頭鎮裏頭，
大家燒飯忙碌碌。
殺雞開槍都逃走，
爬山過嶺儘前頭。
廿八廿九儘夜走，
大家躲在高塢後。
一班過來一班去，
賽比會場望戲人。
說來百姓真罪過，
從前痛苦實在多。

後生世界不要緊，
只畏長毛前世人。
已在從前多受驚，
再想以後好安心。

七十三（事物歌）

正月梅花朵朵開，
人人想起押發財。
男女走到殿而來，
大小患告訴下來；
開博花會吳占奎。

吉品再想勿會用，

元吉再想走本來。

二月百草都抽青，

太平銀玉坐龍庭。

太平王帝青龍星，

江祠瞎子補天星。

三月桃花處處紅，

有禮老人姜太公。

無禮九官猴大精。

天龍和尚石牛精，

四月薔薇葉裏青，

英雄好漢朱光明。

讀書出靠陳板桂。

仙女出家陳安士。

五月石榴樹上紅，

志高鍾馗王狗星。

有多上招滿國英。

求吃討飯徐元貴。

六月荷花水中央，

雙燕合同二姑娘。

十三太子李日寶。

必得殺星有公老。

七月雞冠紫微微，

有個軍師劉井利。

頭名狀元蘇青元。

小小和尚方茂林。

八月桂花十里香，

法海和尚田福桑，

榮生許仙來借傘，

台海原是青蛇精。

萬金原是白蛇精。

九月菊花密株株，

有名花娘李明珠。

日山小人張路柴，

天申彩度做好人。

十月芙蓉鬧陣陣，

黃牛星宿周青云。

武松打虎黃坤山。

無名無將羅只德。

十一月裏雪花飛，

逢春狀元白海青。

正順王帝坐南京。

三國回神李漢云。

十二月裏臘梅盛，

花會裏面無人情。

男男女女賭乾淨，

男當衣衫女當裙。

家私化盡要討飯，

大小男女自當心。

註：花會係賭博中的一種，共有三十六門。有「符號」的都

是花會裏的名稱。一般鄉下人，常以夢意去打牠，譬如昨夜做了「打虎」的一夢，那嗎依照上面第四十三句「武松打虎黃坤山」看來，便要去打黃坤山了。公安局雖然時常拿緝，却仍是不能消滅的。好幾句意思不詳。

七十四

浦江有塊仙華山，
爬上爬下實在難。
爬到頭尖如上天，
望得下面心荒荒。
男男女女真愛戲，

勿畏跌死真希奇。

還有詩句滿石寫，

的確有點出名的。

註：仙華山

是浦江名勝的主山，山峯奇突，懸崖千尺，

上下山時，手握石環，殊深危險！據浦江縣志稿所載的

鄭緝之東陽記云：「軒轅少女元修於此上昇。」所以也

稱仙華山爲少女峯。俗名仙姑山。風景很好！從前吾浦

宋景濂先生曾說道：「浦江壤地，雖不越百里，仙華山

拔地而起，奇形偉觀：如旌旗，如寶蓮花；如鐵馬臨關

；而大江之水，又如白虬蜿蜒斜絡乎其前，實天地間秀

絕之區也。』此外還有許多名人所說的話。本山的距離，約縣北十里許。

忙看。

心荒荒 駭怕的意思。

七十五

浦江無高山！

浦江無高山！

出在雞冠巖。

三十有六岡！

三十有六岡！

忙到錢塘江。

註：雞冠巖（山）

在縣的東北邊五十里，爲浦江底第一

高山。當天氣晴明的時候，可以看出二百多里路，能夠一直看到錢塘江。相傳宋淳祐中，有神降於山。

七十六

一螺窮。

二螺富。

三螺開酒店。

四螺賣豆腐。

五螺騎白馬。

六螺磨刀槍。

七螺殺爺娘。

八螺反天下。

九螺做太守。

十螺足，

買田起大屋。

七十七

正月節節長。

二月割草兩頭黃。

三月櫻桃賴枝熟。

四月枇杷葉下黃。

五月楊梅紅如火。

六月蓮子滿池塘。

七月金棗顛倒掛。

八月菱角如刀鎗。

九月大栗如窰子。

十月金橘滿葉香。

十一月家家焙炒啡。

十二月桂圓荔枝浸成雙。

七十八

日本老。

太無道！

自從看想中國好，

五十餘次侵中華。

割了琉球台灣朝鮮遼勿狗，

還要生起五卅濟南慘案等來補湊。

自從九月十八佔領滿洲後，

還要佔領上海來補湊。

飛機亂頭飛，

炸彈亂頭彈；

彈破房屋幾千間。

彈死百姓好幾萬；

日本老，

罪當殺！

破壞國際公約法，

辯來辯去真奇怪；

我中華，

好同胞！

切莫忘了九月十八號！

大家起來抵抗牠！

牠！牠！牠！

日本老

七十九（諷刺歌）

談題目，

有一無二。

做文章，

牽三婢四。

抄卷子，

歪五對六●

用古典，

雜七夾八。

這個九銅錢，

還要想考十名裏？

註：九叶臭音。

八十（雜歌）

清明三，

冬夏四，

來勿來隨你謝。

註：清明冬夏都是祭祖坟的時候，這首歌的意思；因為一般鄉下人的祭祖坟，大都帶有禮物，如燒紙等物。至於鬼

神來不來取這禮物，自然隨他們自己的歡喜。

「三」「四」是時間上的限制。

隨你謝 就是隨你便。

(184)

跋

我對於歌謠沒有用心考察過，但覺得有幾種意見要發表。

第一，我想：文字未發生以前，歌謠早已發生了。人類最初沒有用文字表現情意的本領，却已有用歌聲發抒情感的技能。不過歌謠雖比文字發生更早，但文字發生以後，歌謠仍舊自成一系，口耳相傳，一時不會寫成文字。這是因爲上古書契文字刻在甲骨上，很不容易，文字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東西。字數較多的歌謠是在竹簡發明以後才寫成文字的，推其時代大約在西周中年。

第二，我想：詩經就是最初的歌謠集，並不是聖人編輯的經書。那些成文的詩的原形只是有聲的歌，有由平民衝口而出的，亦有貴族雕琢而成的，有合乎音樂的，亦有不合音樂的。牠——詩經——只是許多歌集中偶然保存的一種，並不是孔子苦心孤詣編成的。二千年來不知枉費了多少腐儒的心思，可憐他們始終不曾尋出半點道理。

第三，我想：衝口而出的歌纔含蓄着真實的情感，寫成文字的詩却不免帶虛偽性了。古今的詩集，滔滔皆是，但真能表現作者的真情的恐不多有。惟有最古的歌集——詩經——和最近的歌集——如吳歌，浙歌——始可窺見赤裸了的內心。

第四，我想：歌謠是勞苦和煩悶的民衆，尤其是其被壓迫被束縛的婦女的呼聲，不比詩詞是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無病而呻吟。過去的文學史只知道研究詩詞的豔麗，却忽略了歌謠的眞摯。

第五，根據上述各理由，我想：從歌謠可以窺見眞實的民情民俗，比研究現實生活還要格外容易明顯。寫文學史者，與其研究高文典冊，不如搜尋方志俗書。研究社會問題者，與其調查呆板的風俗，不如搜集流動的歌謠。

洪亮先生輯寫浦江歌謠，並將擴之爲浙江歌集。我不禁爲之一喜。古來的民歌，因無人輯寫而湮沒的，眞不知幾萬千。

若一向有人注意保存，從事民情的研究，我民族也許不致像現在一樣的虛偽，浮夸，敷衍，怯弱。如今好了，吳欸有集，浙歌有集，將來各省齊全，民情大顯，政治社會爲之一變亦未可知。近時內政部下令搜集民歌，可謂難得。各地學者聞風興起，想在意中。那麼，洪先生的一番苦心不致辜負了。

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姚名達。

昨晚隨便寫了上面幾句話，今天纔看到本書的各篇序文，又覺得那些平庸的意見沒有發表的必要了。但是，究竟寫已寫了，受了洪君的囑託又難於失信，只好擺在後面吧。

十四日，達。

浙江歌謠第一集

— 浦江歌謠 —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印數一千册

編寫者

洪

上海正風文學院

亮

發行者

史

蜂

女

士

上海霞飛路銘德里八號

總發行所

女子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霞飛路銘德里八號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外國酌加郵費

封底